



编者的话

“深秋柳陌露凝霜,衰草疏疏碧水凉。”农历九月末,碧天澄静时,一个清新冷冽的时节——霜降,如期而至。霜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8个节气,冬将至。

霜降节气充满诗意,让晚秋显得更加高远而清凉;霜降节气也处处透着肃杀,俗语说:“霜降杀百草”,霜降过后,植物渐渐失去生机,大地一片萧索。

霜降节气之美,美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美在“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也美在“柿红梨紫漫山熟,冷雨萧萧落乔木”……青海高原的霜降之美,是大地造化,是秋天的最后一次回眸——层林尽染、满山云锦、牛羊满坡,是一幅浑然天成的多彩画卷!

本期“江河源·节气之美”,带您领略作家和画家笔下的霜降之美,感受萧瑟秋风中的那一份温情与难舍。

□梅卓

霜降:清酌

水獭轻裘的衣裳,香车宝马,美丽的新娘,帽子上插起红色罌粟,胸前的珊瑚是祖上的荣耀,手指上是否已戴上互赠的九眼髓珠……而天公也是作美的。作美的还有喜宴上的笑脸。你的哥哥。我们的兄弟。大地上盛开的易逝之花朵。夜晚中远方的雪山是黛青色的,我们一直无法翻越它,我们找过道路,可是它仿佛梦一般,任我们四处飘摇。

才明白那黝黑的门窗,再也不会为我开放了……矜持的舌苔更加矜持。无色的透明液体迎接你的目光。你辗转而来。你迂回而来。你顶着貌合神离的岁月轻轻走来。这是怎样的容颜,将在冬天来临之前就要消融了吗?轻薄的人呵……撑着时光……撑着时光……大醉而归……

□王玉兰

霜降大地

暮秋的雨干脆痛快,很起劲地下着,雨后的空气清新中裹挟着寒凉扑面而来,我将脖子蜷缩在衣领间打了个哆嗦。蓦然发现,街边的老柳精彩了一夏,此刻已结束了表演,极力做好退场的准备。高大挺拔的杨树哪能静默无声,它们把整个秋季熏染的金黄璀璨,你看那落叶层层叠叠,铺满一地凉意。也有一些经不得风雨的树木早已失去了它本该有的绿色,光秃秃的枝干上只剩几片枯叶摇摇欲坠,慵懒地耷拉着脑袋。在这些树种中,紫叶李的生命力尤其旺盛,紫叶满树,紫果累累,树枝直刺灰蒙蒙的天空。藏匿于枝叶深处的鸟儿啾啾低鸣,在紫叶间闪烁,仿佛躲避料峭的秋风。在这座小城,除却秀秀山林间的青松,大概紫叶李最是傲霜。黄昏的河畔像多情的少女,痴痴地留恋着河水。河水缓缓流淌,远处苍茫的青天便惬意地投入这流动的怀抱,偶尔几片秋叶落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我凝神专注地望着河水,望着远方,把暮秋的真意随意挥洒。河畔人家房前屋后的茱萸梅、

金钱菊、万寿菊,粉的粉、红的红、黄的黄,开得正艳,看上去完全不受寒意的影响。绿叶间,各色花朵挂满凝霜,只要一点阳光,它们便微笑着尽显灿烂和美丽。它们都是勇敢的花,我想。秋来秋去,窗外落叶纷飞,眼前的秋是暮秋。据说掌管霜雪的青女,每逢九月十四就会来到人间,在青要山顶峰上,弹奏七弦琴。随着乐声徐徐而出,霜花一起飘飘而下,荡荡世间万物。此后的千年之间,每当人们看到霜降大地,就知道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到了。是的,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飘然而来。这个时节坦诚真挚,大自然开始对万物生命的韧性和意志进行考量。这个时节,漫步于山野间,林间小道落叶层层叠叠,山峦庄重沉稳,林木深沉含蓄,就连每一片落叶都成熟优雅。这个时节,静坐闲庭,清茶为伴,听一首老歌,想一段往事,细品秋之幽静。这个时节真好,最起码有物可念、有事可念、有人可念。从霜降启程,一路向冬,一一告别,会发现,身上衣、眼前人、心头暖最堪珍重。



霜降酸菜千年俗

朱锦明 绘

□陈劲松

霜花

那一片片的霜花,可是人间最轻薄、最脆弱的花朵?在不经意间,它们便开满了田野、庭院。枯叶上,残花上,刚露头的麦苗上,屋檐上,瓦楞上,半开的门扉上,甚至是一只乌鸦的喉咙中,这只名声不好的鸟儿,它的叫声被洒在天空上,愈加显得苍凉。霜花开了在白茫茫的芦花上,一种苍茫加上了另一种苍茫,只能等于更深

的苍茫!在深深的夜色中开放,像一小朵一小朵的月光,它们洒满了每条道路,夜行人的头发眉梢上也沾上了霜花。这脆弱的花朵,它们的花期极其短暂,太阳一照,须臾间便消失了踪影,所以,它们的开放,不是为了炫耀一种美,而更像是一种提醒,让你懂得时光短暂,韶华易逝。

链接

霜降

霜降是中国传统节气,于每年公历10月23日至24日交节,含有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寓意,也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进入霜降节气后,深秋景象明显,冷空气南下越来越频繁。其实霜降时的霜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近地表的空气凝结而成。《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人们一般把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叫作初霜,早霜或菊花霜,因为此时菊花正盛开。

霜降时节,中国黄河流域已出现白霜,千里沃野上,一片银色冰晶熠熠闪光,树叶枯黄,片片凋落。“霜降杀百草”,霜对生长中的农作物危害很大,寒霜会造成冻害。青海因为海拔的缘故,较之我国很多地方冷得要早一些。霜降之后,青海的气温会明显降低,让人有“一秒入冬”的感觉。好在此时,青海野外的农作物绝大部分已收获归仓。

我国古代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蜇虫咸俯。”意为霜降时节,豺狼开始捕杀猎物,它们会将捕获的猎物先陈列以祭后再食用;大地上的树叶枯黄掉落;蜇虫也全在洞中不动不食,垂下头来进入冬眠状态中。

霜降,也意味着冬天的开始,霜降时节,养生保健尤为重要,民间有谚语“冬补不如补霜降”,足见这个节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霜降节气,很多地区有赏菊、吃柿子、登高远眺、进补等风俗。

□张翔

塔拉滩,塔拉滩 (外一首)

总有怀想在十月邂逅 那是我每年都要徜徉的 塔拉滩 塔拉滩 一片足足有三百平方公里的 大荒原 曾经 只有寥寥和芨芨草居住 大风 每晚都会收割一次 沙尘 流岚 还有迷茫

尘世有大美 而今 塔拉滩漫川遍野的 蔚蓝色的光伏板 海浪一样辽阔 起舞 它们吮吸阳光的姿态 使我想起山村小学生 渴求知识的模样

在这立体的蓝色方格纸上 我的诗句有些乏力 无法流淌 塔拉滩 已经成了 一位海纳百川的前行者 用一望无际的眼神 掠过铁路 掠过格桑花 以及一道道输电铁塔 追寻 畅想所及的远方

光伏光热 水光互补 西电东送 电力联网 陌生的词汇 新鲜的能量 已经跨越高山大川 在大数据的波涛里 风驰电掣 浩浩荡荡

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 这是攀援时光的天梯啊 沧桑几千年 不如留住光能的这几年 让所有的迷茫烟消云散吧 如果云雀和牛羊在歌唱 荒原也会 只此青绿 阳光也会 如此清爽

荒原上的索南才让

秋风 让草原一夜金黄 而草尖和秋菊上的露珠 就像索南才让 小说里的叙述 晶莹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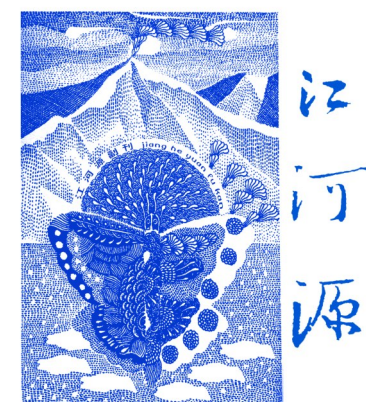
草原无语 不知道鲁迅文学奖 牛羊 也不认识金灿灿的奖杯 可是 评奖人认识牧人认识牛羊 熟悉雪山下芳草萋萋 熟悉帐篷里奶茶飘香 熟悉大湖北的荒原上 一位年轻的牧人 用挥动羊鞭的潇洒姿势 将泥土 文字以及虔诚 拌和成香喷喷的糌粑 和大风一起 细嚼慢咽

那些和地气一样升腾的往事 没有牵强附会 没有渲染夸张 每一个精彩的细节 都会独立成章 让巨古的荒原 飘荡着人文的光芒

索南才让 我的牧民兄弟 属于你的金秋里 黄铜炊炊依然滚烫 牧歌酒曲缭绕如常 在蒙古包和砖瓦房 交替的空间 请求你 营造一席 与金银滩般配的热炕 时常供养乡愁 烧暖人间烟火

索南才让

我的牧民兄弟 属于你的金秋里 黄铜炊炊依然滚烫 牧歌酒曲缭绕如常 在蒙古包和砖瓦房 交替的空间 请求你 营造一席 与金银滩般配的热炕 时常供养乡愁 烧暖人间烟火



□宋翠茹

天边边上一颗闪亮的“星”

2022年6月,我前往中国最大的以石棉采选为主业的国企——青海创安有限公司采访,公司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茫崖镇。

盛夏时节,行走在茫崖小镇,看到这里的花草树木才开始发芽,嫩绿的草芽几浅夹在枯草中,充满活力。很难想象,64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很少飞来。一年四季见得最多的是风舞狂沙。

茫崖镇,因矿建企、因矿设镇,茫崖石棉矿的建设者用64年、几代人的坚守,为国家生产大量作为战略物资的优质矿物纤维——温石棉。他们见证了中国石棉产业的发展历程,创造着荒原变丰腴的人间奇迹。64年来,茫崖石棉矿的创业路,既是播种希望之路、捍卫生存之路,更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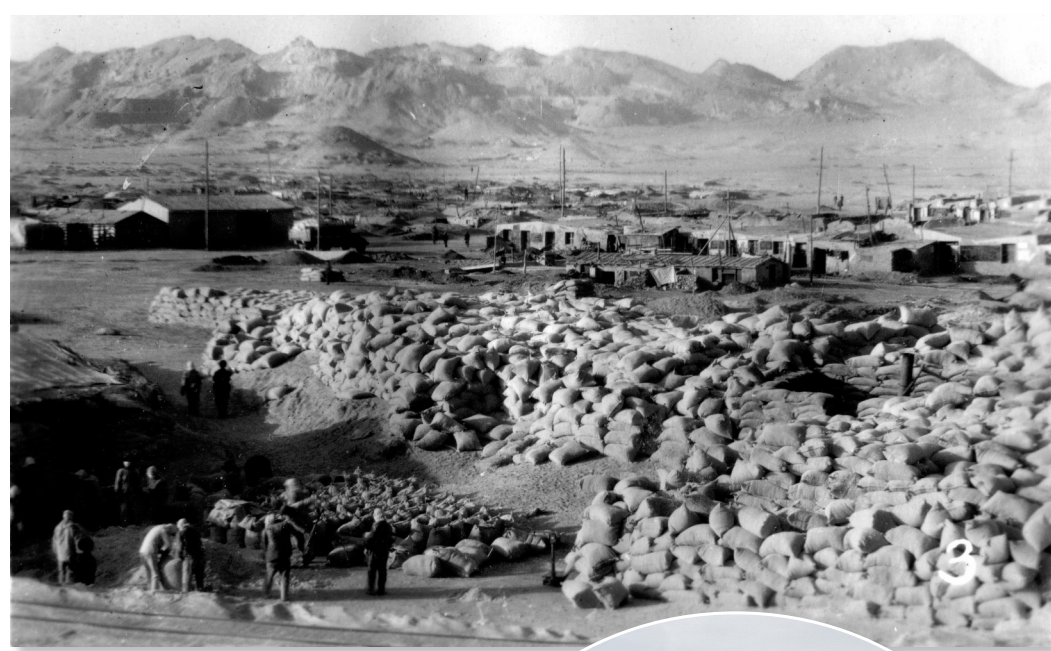
有人说,茫崖好像只有三样东西:石头、太阳和风。我满怀期待地来到这块神奇的土地,看到的是茫茫戈壁,无边的沙海,连草都来不及绿的土地。与这种荒凉感形成反差的是:企业职工热情的脸庞、爽朗的笑声和对未来满怀信心的畅想。当我凝神注视着“中国茫棉”醒目的企业标识时,似乎时间的车轮将我带回了曾经,我耳畔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声高亢的口号:“建设大西北,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似乎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山河的震动,一声声巨响,修路建厂;仿佛看到,一个个铮铮铁汉在尘土飞扬的矿区忙碌……

没有什么成功是一蹴而就的,只是这里的大风不言,石头不语,只有时间默默熬煮着他们的故事:

1958年11月20日,一辆破旧的卡车在戈壁滩上艰难前行,寒风凛冽,四野茫茫。卡车上乘坐着23个人,他们从老茫崖出发,开赴依吞布拉克山下。汽车整整颠簸了一整天,日落时分,终于抵达目的地。他们的手脚几乎被冻僵,下车时难以站立,但他们咬着牙搭起了帐篷,用石头垒起锅灶,开始生火做饭。“于是,这太古洪荒的土地上,升起了袅袅炊烟……”(摘自《茫崖矿史》)

就这样,茫崖石棉矿第一批建设者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

活着,在这里奉献;死后,在这里守望。大漠深处有个碎矿石隆起的坟冢,碑上镌刻着:“他心中装着茫崖”七个遒劲的大字。这就是杜恩训之墓。1969年,杜恩训毅然举家离开北京,来到茫崖石棉矿,为石棉矿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呕心沥



↑20世纪70年代的矿山外景。

(本文图片由青海创安有限公司提供)



中国梦·青海故事 有奖征文

→现在的成品装棉车。



血。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无私的奉献刻在了茫崖这片土地上,更刻在了茫棉人的心坎上。1990年,杜恩训病逝后,受其生前之嘱,他的儿子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回茫崖,了却了当年“昆仑山下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热血誓愿!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茫崖人真实的写照,这也是茫棉人的浓浓情结!而“茫二代”赓续着先辈的艰辛与荣光,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奋战着……宋海冰祖籍湖南桃源,20

世纪60年代父母来到茫崖支援建设,他就生在这里,父亲给他起名海冰,因为他是降生在青海冰天雪地的孩子。从20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起,宋海冰先后干过许多工种,电工、钳工……现任创安公司副总经理,说起茫崖石棉矿的建设,他记忆犹新:1982年茫崖石棉矿修建了一座电动双梁吊车,因施工质量问题,吊车两根横梁中心距出现6厘米的误差。矿上先后从外面请来了好几位技术人员,都因误差太大,安装困难而束手无策。然而,

茫棉人的字典里并没有放弃二字,他们很快组建了安装组,并提出了自己动手安装吊车的方案。纠正横梁中心距的偏差没有工具,工人师傅就跪在高9米、宽只有40厘米的水泥梁上,用手捶、用钎子凿,硬是将几十个需要移动的孔修正了过来。正是靠着一双双勤劳的双手,建设者慢慢改造着茫崖石棉矿,让这里充满希望。

改革发展的洪流,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猛烈冲击着这座戈壁深处的“孤岛”。几年前,创安公司也曾陷入困境,出现亏损,老矿企“疲态尽显”。那时,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企业的出路在哪里。

当时,公司的产业受到重创,负债累累。最难的时候,企业甚至都交不起职工的社保。有不少人想要离开,可是看着先辈用心血创造的“奇迹”,大家的心中又充盈着不舍。既然离不开,那就加把劲,搏一把。

面对困境,勇于涉险滩,敢啃硬骨头。敢不敢干?能不能干?“干!这个困局我来破!”吴世周愿意当这个“破局人”,随后,他担任了创安公司的董事长。简单的话语背后,是他不可更改的信念:没有搞不活的企业;是他坚守的初衷:要让企业“活”下去。

创业艰难,守护好这片矿山,发展好企业经济绝非易事。改革,既需要大刀阔斧地亮剑,也需要智慧。艰难面前,石棉人要做的是提升混改企业市场竞争力,激活改革“棋局”。

一边是风沙、缺氧、严寒、孤独;另一边是生存、劳动、生活、奉献。茫棉人心中有烧不灭的火,满眼是挡不住的光,他们用坚守和忠诚铸就了创安公司国企改革的磅礴力量。最终,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国有企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迎来了绿色转型发展新阶段。这是一个国有企业的国家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是石棉再次用汗水和心血创造的另一个“奇迹”——以石棉矿为“媒”,靠石棉生金。茫棉人的坚守开出了成功的花朵。改革后的创安公司,奏响了一曲“改”得更彻底、“破”得有分量、“立”得更稳固的铿锵之音。

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背冰化雪,执着坚守,一代又一代的茫棉人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着“石头花”,他们质朴无华的故事感人肺腑。今天,新一代茫棉人正脚踏这片土地,默默奋斗,再创辉煌;一个精彩而又伟大的老牌国企正重新焕发出干事创业的新活力,成为镶嵌在天边边上一颗闪亮的“星”。